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冊目錄

總類

羣經總義

升菴經說十四卷

四書索解四卷

三禮指要一卷

讀禮志疑十二卷

陸氏經典異文輯六卷後附四

庫提要

陸氏經典異文補六卷後附四

庫提要

九經古義十六卷

質疑一卷

質疑二卷

說學齋經說一卷

五經贊一卷

慨亭述古錄二卷

四書逸箋六卷前附四庫提要

經義知新記一卷

健餘先生讀書筆記六卷

明楊慎撰

清毛奇齡說

清王錫纂

清陳廷敬著

清陸隴其輯

清沈淑著

清沈淑著

清惠棟學

清任泰學

清杭世駿著

清葉鳳毛纂

清陸榮柱纂

清徐堂注

清錢塘著

清程大中撰

清汪中著

清伊會一撰

清苑綰輯錄

函海

藝海

學海

學海

後知

後知

貸園

讀畫

讀畫

藝海

藝海

文選

湖北

藝海

藝海

畿輔

一

五九

七一

七二

一〇三

一二七

一六三

二〇九

二二六

二二九

二二六

二三八

二五四

二七五

二八三

六藝論一卷

隸經文四卷

九經學三卷

詩書古訓六卷

介庵經說十卷附補二卷

劉貴陽說經殘稿一卷附經說

鳳氏經說三卷

群經互解一卷

周人經說四卷

王氏經說六卷

經學源流

授經圖二十卷

儒林譜一卷

傳經表一卷

國朝經師經義目錄一卷

諸子叢鈔

意林五卷後附逸文、缺文、

辨、四庫提要補正

漢鄭玄著

清陳鱣輯

清江藩著

清王聘珍著

清阮元錄

清雷學淇述

清劉書年撰

清鳳韶著

清馮經撰

清王紹蘭纂

清王紹蘭撰

明朱睦㮮著

清焦袁熹纂

清畢沅撰

清江藩纂

仰雅

粵雅

畿輔

滄喜

粵雅

嶺南

功順

功順

惜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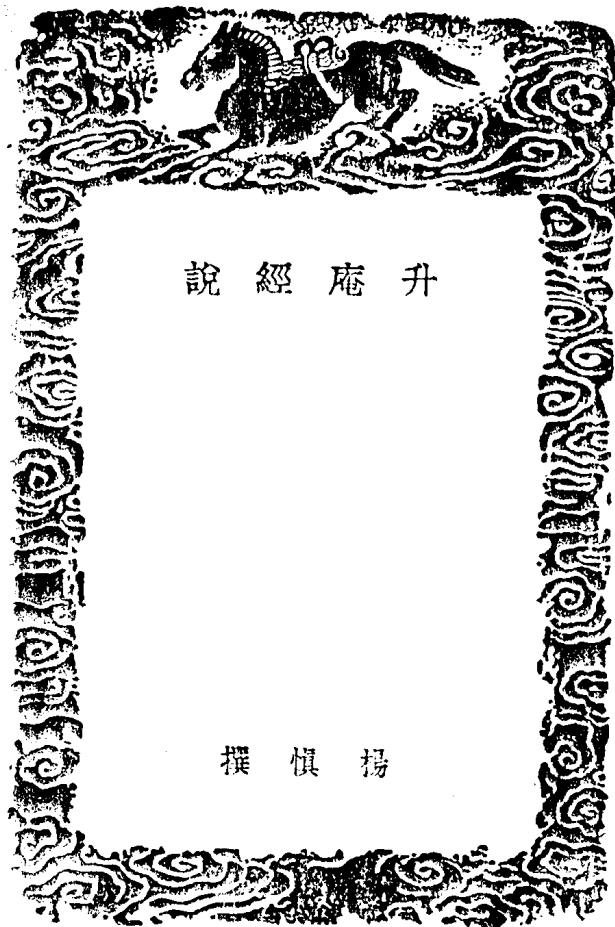
藝海

式訓

粵雅

聚珍

六九三



升庵經說

楊慎撰

接升庵經說千頃堂書目作八卷。注云一本作六卷。今焦竑刊本作十四卷。多至倍餘。蓋皆後人抄逸。而此獨完善。洵足本也。先生雄才博雅。精於考證。爲有明一代之冠。余刻諸說。邪書遇蜀人尤加意搜羅。梓而行之。使讀者得以暢觀其全。知胡應麟輩之正揚爲蚍蜉之撼大樹也。黃山李調元雨村識。

升庵經說卷一

無極以下周易

明 成都楊慎撰

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元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于周子矣。○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爲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曉。諱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楊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太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其說有本乎。曰有。洪範皇極是也。皇極者。人之極也。大傳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

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莊子之言大塊是已。土塊之塊有限也。無限之塊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強名曰道。蓋大道本不可名。而借道路之道而強名曰道也。引而伸之。亦曰理可理。非常理。強名曰理。蓋至理本不可名。而借木理之理。文理之理。玉理之理。而強名曰理。合而觀之。極可極。非常極。強名曰極也。濂溪周子。恐人滯於形。泥于象。曰。無極而太極。又曰。太極本無極。強名之上。又加強名。千載而下。未有知其解者也。陸子靜以爲贅。蓋爲味者泥象滯形。惑然不知聖人立言。爲鈞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若爲味者言。則兩儀四象昭昭矣。太極之言。亦贅也已。神而明之。默而成之。則孔子太極二字。乃魚筌兔蹄。周子太極圖則繁風捕影。無極二字。乃駢拇枝指也。象山之言。不可謂無見。而其與朱子辯。屢千言而不能自發其本旨。亦所謂意圓語滯者與。九原可作。起朱陸於寒泉精舍。而余以此說爲之調停。亦必含笑而息詿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名。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名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卽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老子之元牝。卽易之太極也。朱子謂元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大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元牝。豈有物。謂之曰元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應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陰陽

易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陰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曰生生之謂易。陽主生。陰主死。若曰陽陰。則死而不復生矣。先陰後陽。有生生不窮之義焉。匪特此也。易曰是故知死生之說。又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不曰神鬼。而曰鬼神。不曰闔闔。而曰闔闔。亦猶歷家朔先於晦。不曰朔晦。而曰晦朔。以此例之。思過半矣。然則商易之首坤。蓋亦有見於此。孔子曰吾得坤乾焉。有味其言哉。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陰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歷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嗚呼元矣

三易

升菴經說 卷下

117

升菴經說卷二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也。連山之易也。初夷。初夷。初艮。初兌。初離。初離。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予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中文尙書。見後漢書。

義皇心易

陳希夷言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注腳下盤旋。朱子云。非周孔之注。安知羲皇之心乎。陸象山六經注腳及糟粕之說。正出於此。周孔且注腳。六經尙糟粕。況其餘乎。

易卦變

易卦有變乃九六陰陽二老之交主占者臨時而言也。至於簡帙之上，成卦之後，豈有某卦自某卦來之說哉。宋儒解象傳，凡有不通處，卽以卦變言，粉擾甚矣。仙井李舜臣隆山易本傳，謂捨本卦而論他卦，及某卦自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文山進講賁卦剛上文柔一節，亦不取卦變之說，其見卓矣。南溪老儒泉村王拱東著周易說辭一書，其論卦變云：竊觀象傳，如剛柔、下上、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君止是一箇見在卦體，併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二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柔，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於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晉，柔進上行，其以坤體之柔可知。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主於坎中之二焉。至於鼎，柔進上行，其巽下之柔而上行，離五之柔也。又豈待言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此論甚當，其識亦非守殘因陋之瑣儒可及，特爲表之。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比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韓非引之朱又自荀注見之原不自韓非子中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敢改正者乎

升菴經說卷一

五

希夷易圖

陳希夷曰。易學。言象數四者。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謂先天方圓圖也。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又作易龍圖序。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程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即邵康節師也。挺之謂邵雍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雍悉傳之。作後天圖。見於邵伯溫之序。朱子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殆掩耳盜鈴也。後作周易啟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度辭悞人。似說易元有此圖矣。蓋康節因孔子易傳難明。因希夷之圖。又作後天圖。以示人。如周子因孔子易有太極一句。而作太極圖。今便謂先有太極圖。而後有易傳。可乎。如詩集傳有七月流火圖。便謂先有此圖。而後作七月詩。可乎。今程文及舉業。有用先天後天及橫圖圓圖直解圖意字於破題者。皆不通古今者也。茅塞一世。眩惑千古。莫此為甚。士不知此。何以謂之明經。罰飲墨水一石可也。

易圖考證

胡一桂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愚觀此旨。易圖先天始於希夷。而後天續於康節。朱子所以不明言者。非為康節。直以希夷恐後人議其流於神仙也。藏頭露尾。亦何益哉。

易字說

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為易。象陰陽也。參同契之說。亦與此同。羅泌云。日月為易。而反正為勿。勿者。月影之散者也。故曰。散於日下。則為易。散於日上。為勿。相對為明。對而虧為昀。昀者。朔也。所謂朔易。習者。晦也。明者。望也。昀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昀。谷明都在東南。而朔易二郡俱著於北。此皆羅泌之說也。慎按。昀即昧字。史記。昧爽作昀。莊子云。冉求問於仲尼曰。昔吾昭然。而今昀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昀然。且為不神者求也。是昀即昧之證也。古字。昀谷作昀。谷。昧谷作昀。谷。易取日中於地而月彩沉也。後世字從日為昀。是有二日也。

卦字解

孔穎達曰。卦者。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代也。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予以為非。代則可掛於壁。易卦豈可掛於壁乎。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度量。六十四卦為一圭。則六十四卦總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兼義也。古文圭亦皆卦。本卦字。從手為義。從圭為聲。則圭即卦可證矣。卦。古文圭字。

易卦納甲

納甲之說。京房易傳有之。魏伯陽參同契曰。三日出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節盡相

禮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其疏云。震象三日。月出於庚。兌象上弦。月見於丁。乾象望日。月滿於甲。巽象十六日。月虧於辛。艮象下弦。月消於丙。坤象晦日。月沒於乙。此指二八月晝夜均平之時。若以歷法言。則晝夜有長短。若晝短。日沒於申。則月合於申。望於寅矣。若晝長。日沒於戌。則月合於戌。望於辰矣。十二月之中。三日之月。未必盡見庚。十五日之月。未必盡見甲。合朔有先後。則上下弦未必盡在八日二十三日。望晦未必盡在十五三十日也。又虞翻易傳曰。日月懸天。成八卦象。三日震象。月出庚。八日兌象。月見丁。十五日乾象。月盈甲。十六日巽象。月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月消丙。三十日坤象。月減乙。癸亥朔旦。則坎象。水流戊。日中則離象。火就巳。成戊巳土位。而象見於中。納甲之說。虞氏比泰同契為備。而坎離戊巳始有歸著。故辭記之。

秦淮海易解

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木。中央濕。濕生土。是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於土。妻道也。夫從妻所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於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或以陽求陰也。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于淵。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山。故能逆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東方。南方。生長之方。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也。皆本於河圖也。

卦爻名義

易者。應蠲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氣。故可禱雨。與蚌同形。故能嘔蠶。身色無恆。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象者。茅犀之名。猶神是矣。象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猪神。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象者。取其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於壁也。蓋懸物之代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其字象窗形。今之象眼窗也。一窗之孔六十四。六窗之孔凡三百八十四也。所取與爻者。義取與傍通。所取與卦者。懸有大小也。

易重一斤

十黍為象。十象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一斤。一斤凡三百八十四銖。或問程子曰。易重幾何。程子曰。易重一斤。蓋言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也。漢志注。二篇之策。陰陽變動之象。十六兩者。四時乘四方之象。程子之言。蓋出於此。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古文別字。從重八。即今之北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

連山歸藏傳

連山歸藏傳連一本此語見於桓譚新論。則後漢時連山歸藏猶存。不可以藝文志不列其目而疑之。至隋世之連山歸藏。則偽作求實者耳。連山以取實。

古易

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其作彖。小畜作彖。太畜作彖。長作狼。震作龍。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榮。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勞。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兔。又有鼎。欽。規。夜。分。五卦。岑。霖。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易略

王弼易略例云。陰陽永歎。遠望必盈。此藝圃俊語也。曰。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象。猶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此理窟妙解也。自宋人傳義行。科舉宗之。此弊殆將廢矣。

野子弓

儒林傳。商鼎受易於孔子。羅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野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爲仲弓。或以爲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占法

古之占法。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三爻變。以二卦象辭占事之始終。四爻變。以二爻不變占事之始終。全不變。以本卦象爲主。全變。以變卦象爲主。

魏鶴山語

鶴魏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大虛之實義。數者。大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

雲龍風虎

張璠從晉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家而理至。凡龍起必雲。而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而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從必雨。乃雨氣感蟻。蟻聚必雹。乃雹氣感蟻。謂蟻能致雨。蟻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地道無成

易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蓋曰。地道無成。代天有終也。推而言之。亦曰。妻道

無成。代夫有終也。引而伸之。亦曰。臣道無成。代君有終也。然則何以不言子也。曰。子有時而爲父。地無時而爲天也。妻無時而爲夫也。臣無時而爲君也。

九五屯其吝小貞吉大貞凶

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君者所以入潤肌膚。得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則吉也。○鶴山魏氏云。周禮有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貞不訓正也。慎按。二家皆古說也。本義謂處大事雖正亦凶。是聖人教人不正也。易爲君子謀如是乎。

大貞小貞

屯其吝。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君者所以潤入肌膚。得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豈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蟲之疑耳。

桎梏

晉書。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小爾雅。桎謂之桎。械謂之桎。

包荒用馮河

荒。說文引作庖。注。水廣也。

其牛掣

掣。說文引作掣。牛一角仰也。

泣血漣如

漣。說文引作漣。

列其臍

臍。說文引作臍。

先庚三日

庚。說文作庚。

需于沙衍在中也

衍。寬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鄭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爲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終朝三褫

鄭康成古本。褫作拖。泥以道云。拖。如拖紳之拖。義訟之上九。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繫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於人。俗諺曰。龍婢作管家。鎗匙不響手攪刺。是也。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之。可乎。

地中有水師

古者治野。夫間有途。途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浚。浚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界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其六稍農器篇。

王用三驅失前禽

比爰辭云。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為設教者言。非為田獵言也。田獵之禮。即寓兵威。若去者不追。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苗。啓征有扈。皆遠去者不追之義矣。

密雲不雨

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天地之氣。東北陽也。西南陰也。雲起東北。陽倡陰必和。故有雨。雲起西南。陰倡陽不和。故無雨。俗諺云。雲往東。一場空。雲往西。馬潑泥。雲往南。水潭潭。雲往北。好曬麥。是其驗也。又驗之風電。亦然。或問東為陽方。西為陰方。是矣。南本陽。而屬陰。北幽陰。而屬陽。何也。曰。一陽生于子。仲天之氣所始也。卦又當坎北。非陽而何。一陰生于午。仲地之氣所始也。卦又當離南。非陰而何。

位正當也

毛晃云。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慎按小象。如位正當也。叶大有慶也。位不當也。叶陽不長也。毛晃之言良信。

帝乙歸妹

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信史而疑經。其蔽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錄。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苞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隳。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今按虞開府致仕狀。逾時每其解。于勿藥永日。元繫于苞桑。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分則三。掛酒則百。拜聲折。句服葉拱。墮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毅之走懸棺。王莽之下

白尾。一則謙之靡。一則謙之賊也。何終之有。

肝豫

肝。香子切。唯肝也。向云。唯肝。小人喜悅之貌。說文云。張目也。姚作肝。引詩。肝日始旦。

唯

香維切。說文云。仰目也。朱子云。上視也。

盍

盍。胡臘切。側林反。埤蒼云。速也。虞翻作戔。蓋合也。本義云。聚也。从其說。

噬嗑

易噬嗑九四。噬乾肺。得金矢。王弼注。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乃引周禮。古之訟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於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出金而後聽其訟。周與來俊臣之所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圖。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慎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刀。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為刀。遂霸天下。歆之附會周禮。實本於此。慎又以為此。謀乃六國陰謀。托之齊桓。今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嗚呼。歆既誣聖經。以欺一時。而餘禍猶及後世。邪說害人。慘於鴻水猛獸。信然。

賁

字有數音。彼僞反。又甫寄反。飾也。李軌。府銓切。舊也。又音墳。又音斑。章文也。又音賁。人姓。又音渾。陸賁即陸渾也。音奔。虎賁。

白馬翰如

戶旦切。董黃曰。馬舉頭高昂也。此字多作平音。杜詩。扁舟不獨如張翰。須溪云。翰音側音始此。不知易爻古音已然。信乎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也。

束帛戔戔

戔。在干切。委積貌。又淺小貌。劉孟陽碑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理財正辭。束帛戔戔。戔。合韻。音津。

無祗悔

音支。辭也。又之是切。王肅作禮。九家作多。音支。又作綏。

災眚

子夏云。傷害曰災。妖祥曰眚。鄭云。災。自內生曰眚。自外曰祥。害物曰災。○災。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簡文也。

菑

菑。音茲。馬云。田一歲也。董云。反草也。菑。音余。又音除。馬云。田三歲也。董云。悉。得曰菑。

爾音陽

釋名東北隅爲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也。亦音陽。

逐逐

子夏作攸。蘇林音迪。與詩燕燕山川音同。荷作悠悠。劉作悠。遠也。說文。悠。式六切。

楊柳梯

大過爻辭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稊。戴德傳云。發芽也。今按。稊。傳。秀。如苗而不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唐詩所謂線也。孚。如易卦中孚之孚。毛。一本有。稊。字。未出。卵殼曰孚。牡丹芍藥。其花蓓蕾皆如鳥卵形。柳初發苞。亦如卵形。而小故曰發芽。今按。即枯楊生稊之稊。朱子易本義云。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梯。按字書本不訓根。據易爻。初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又柳之發榮。自末稍始。元作。唐詩所謂解凍風來末上青也。不自下而榮。其說戾矣。南沙熊叔仁周易象旨。具此義。余爲衍之。

坎咎

晉。音。說文云。坎中又有坎。

微纒

兩股曰纒。三股曰微。古者以黑索拘繫罪人。論語所云縲紲也。

日具之離

離。叶作羅。周禮注。離離作羅羅。

升菴經說卷二

肥遯

子夏曰。肥。饒裕也。古文肥作𦵏。字或誤作𦵏。遂有飛遯之說。淮南子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子夏曰。戰勝故肥。東坡云。王仲至在瘴煙窟中。面如紅玉。非有道者。其能然乎。

晉卦

離卦傳。晉。晝也。夷。誅也。孫奕云。誅當作昧。明出地上爲晝。明入地中爲昧。庶得反對之義。昧叶音如暮。按孫說似矣。而經文不可改也。既改字。又改音。可乎。古誅字亦有之。由切。見韻補。與晝相叶。則晝亦音周。○晝與夜爲界。一日一周也。晉爲晝。則明夷爲暮。知明夷爲誅。則晉爲晝也。義亦未嘗不對。○華嚴自責文。不放遠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是其證也。

晉音躋

孟喜易。晉作齊。陸德明云。齊。子西切。義同。蓋躋亦進也。春秋。齊師遷紀邢部部。部。子移反。文選。弦高犒晉師。注引呂氏春秋。秦將伐鄭。賈人弦高遇之。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侯贈之道也。遂感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贈。國名也。按。贈。晉同字。從日。傳寫訛也。古但作晉。音子西反。與易春秋合。

邱長春論日不入地

明夷。日入地中。明夷。邵子曰。日入地中。構精之象。後人遂謂日晝行天上。夜入地中。邱長春曰。輕清者上騰。爲天。重濁者下凝。爲地。萬物有形。重濁皆附于地。三光輕清。悉上於天。既上于天。如何卻沈于地乎。且星隕于地。而化爲石。況地地下乎。夫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逐日遷移。一歲之中。歷經周備。且如日在箕斗。箕斗在天河。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日獨入地。而星河只在天邪。若道星河皆入地。則七八月間。河漢尤顯。日正東西出沒。初夜則河漢東北西南。向曉則東南西北。是知河漢不入地。而隨天運行。若日入地時。與箕斗折。破箕斗行天上。而日轉地中。天上空虛。而行疾。地中結實。而行遲。天地懸隔。如何向曉東方出時。恰卻好得與箕斗相會。而同行天上乎。天上日月常無出沒。人間常有出沒。此則東方日出時。向西千里之外。猶未萬里之外。猶昏。北斗直西。半夜。北斗之北。初沒。子丑寅卯。周天輪次。運運而去。未嘗暫止。北斗轉運。昭然可見。而強稱入地。有何義旨。明夷之卦。文王拘于羑里。失勢之象。何足爲據。右邱長春所論如此。愚按。明夷入地中。乃是假象明理。如天在山中之類。邵子構精之說。元儒已譏其妄矣。由是觀之。長春之見。卓矣。○明夷于左股。王肅馬融皆作般般。旋也。日隨天左旋。明夷日入地中之象也。

鼯鼠

鼯鼠。負鼠。注以爲貪而畏人。按玉編。鼯鼠。頭似兔。尾有毛。黃黑色。按形狀。乃今之鼠狼也。故貪而畏人象之。

失得

孟馬。鄭虞王肅本。失作矢。王云。離爲矢。虞云。矢。古誓字。

箕子之明夷

劉向云。今易箕子作姜滋。鄭漢云。訓箕爲姜。訓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有夷。○慎按。漢書儒林傳。孟喜傳于趙。已有此誤。不始於荀氏也。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王臣塞塞

沈存中云。五王也。二臣也。塞塞者。五塞。二亦塞。是王臣塞塞也。此說甚異。

以杞包瓜

太元。芥木維流。厥美。可以達於瓜也。

困上六

上六下應六三。三柔而乘已。行則繚繞。故象困于葛藟。下乘九五。五剛而難成。居則不安。故象困于輪輻。用此二者。而不能去。謀全之過也。曰者。自謂也。亦自謀也。心口相語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不動乃

所以有悔。曰動悔者。處困極之時。懲義而吹鑿也。有悔者。失事機之會。噬臍而莫及。故戒之曰。不可以動而生悔。遂窮不知變。物窮必變。困極則通。則吉莫如征也。行而獲吉。故曰吉行。困之爲卦。本以剛掩上无掙我。而又以說履險。故征吉。

穴井

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按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爲也。鑿地之井。人所爲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巽乎木而水上

井之象曰。巽乎木而水上。象曰。木上有水。井。坎水也。巽。木。桔槔也。北方井制如此。四聖皆北方人。取象繫辭。必據其物。朱子生南方。又兵戈隔絕。不見北方井制。書中考見之。不如目睹之真也。故其解庸多支離。

陰火革澤

澤中有火。此亦實象也。或云。孔子未嘗浮海渡江。何以知陰火潛然耶。曰。聖人之知。豈待目見足踐乎。楚王之澤。防風之格。肅慎之矢。罔象之形。豈必見而後知也。

湯武革命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爲之乎。然逆取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鼎顛趾

鼎卦初六。鼎顛趾。利出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趾即足也。任初則顛。傾側而已。未折也。在四則折矣。沈存中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所容物者。所謂高也。煎和之法。常欲清在下。體在上。則易熟而不偏爛。及升鼎。則濁滓皆歸足中。鼎卦初爻。鼎顛趾。利出否。謂濁否下。須先瀉而虛之。九二陽爻。始爲鼎有實。今京師大庖。鈞懸而煮。不使着釜底。亦古人遺意也。今按。沈之說。得象意。可補易注之缺。就是義旨。則初六。沈鼎也。九四。升鼎也。洗鼎而顛趾。則利。升鼎而折足。則凶。晉石崇以飴洛釜。賈總齊民要術有塗鹽法。皆古庖人之遺意。

億喪貝

震爻辭。億喪貝。又億無喪有事。王柏云。億讀爲已。伊已億故也。吳幼清云。億。賭錢也。引唐詩席上意錢之意。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云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其說雖巧。恐聖人無教人賭錢之理。姑存其說。

鴻漸于陸

鴻漸于陸。裴龍駒注云。般。水涯堆也。史漢武紀所引易文。今文。般作弊。水涯堆之訓爲是。今易解作大石。

鴻固不棲石也。因弊字從石而誤其說耳。經書所以貴古文也。

節度

節以制度。又曰。制數度。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度有五度。寸。尺。丈。尋。引也。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此。

中孚

人欲盡浮則中虛。天理充滿則中實。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中孚。四陽在外而二陰在內。有鳥爪抱子之象。小過。四陰在外而二陽在內。有羽翮飛肉之象。小過次中孚。鳥之卵而翼也。以全卦象言。初鳥足也。二鳥翼也。三四鳥腹也。五鳥腹也。上鳥喙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焉。

吾與爾靡之

靡。音靡。叶其子和之。相觀而善謂之靡。鳴鶴以相和成音。好爵以相靡成德。子夏之易說也。字本音靡。叶韻作靡。不從手。今從系。靡。牛鞭也。取係戀為義。亦通。但不如靡靡之說為長。且韻又相宜也。

或鼓或罷

罷。音罷。叶或泣或歌。易林。蓑裳涉水。深漬請罷。賴幸舟者。濟脫無他。

小過六爻

小過六爻。初與上作一例看。二五作一例看。三四作一例看。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初六羽翼未就。而欲高飛。故凶。

過其祖則有繼世之舉。而遇其祖又无上道之非。是貽厥孫謀之正也。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中也。何咎之有。不及其君。則不涉犯分之嫌。適遇其臣。則有下順之道。是為臣不易之證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中也。何咎之有。

小過之時。陰過於陽。陽不能過乎陰也。故九三九四之辭皆曰弗過。九三曰防之。而九四曰遇之。何也。九三在二陰之上。而以剛居正。衆陰之所欲害者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防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而狎之也。九四在二陰之下。而以剛居柔。過乎恭而無咎之道也。故當以陽之不能過乎陰而遇之。不當以陽之比乎陰而狎之也。此說以弗過作一句。防之作一句。弗過遇之亦然。又一說以弗過防之作一句。從或戕之作一句。九三弗過防則從或戕之矣。或下二陰也。九四弗過遇之作。往利必當戒。而不可用永貞也。

在穴。不飛之羽。不鳴之喙也。

上六弗過遇之。弗過者。隔五六而勢絕于陽爻。過之者。處卦終而獵于陽上。弗遇于理而過于勢也。弗過遇之。則不止于翰音登天。飛鳥離之。又甚于飛而垂翼矣。

凌節喻分曰過。合中得正曰遇。小過六爻。惟六二遇而不過。蓋小過之時皆過也。于過

之中當求其遇也。

夫過者時也。而不可過者道也。過者勢也。而不可過者理也。上六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小人之乘時勢而不顧道理者也。故曰弗過遇之。譬如飛鳥不能斂其羽翼。必致逢網羅。故曰飛鳥離之。有離分凌節之非。犯上逆下順之戒。故曰凶。時之既極。則札瘥天昏。天之作孽。不可追。勢之既亢。則置獲陷穽。人之乘怒。不可犯。故曰是為災眚。

飛鳥遺音

小過卦。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此鳥亦斥鴳之拾榆數尺。鷦鷯之巢林一枝耳。非九成來儀而音中於律。九皋一鳴而聲聞于天也。唐子西詩。二南廢後魯叟筆。七國橫議鄒軻談。何妨于宜上乎。今按。飛鳥遺音。此卦內實外虛。四陰翼二陽象。如飛鳥輪轉。空虛。

方物

大傳。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鄭元注。水火也。至解樂記則曰。方。謂行蟲也。物。謂殖生也。孔穎達曰。二注不同。各有以也。方者行蟲。有性識。道理。故稱方也。羣分。稱物者。殖生無生。但一物而已。慎按。蟲之名方。不見於訓詁。但字書有解。蟲名。好動。見齊民要術。又張有復古編。好動。古只作子方。是方為行蟲之原也。鄭之解方為行蟲。蓋緣字之音生義。頗亦僻左。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戰國策。顏觸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事以當貴。清淨貞固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効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又憂虞之象也。虞與憂對。蓋言樂也。匡衡傳。未有游虞弋射之安。字又作豫。易曰。豫。樂也。孟子。一游一豫。揚雄傳。反五帝之虞。注。虞與豫同。或借作譽。左氏傳。李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豫。豫同。游其下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魂魄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為魄。氣為魂。二者既合。然後有物。及其散也。則魂游而為神。魄散而為鬼矣。子產有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嘯吸出入者。氣也。耳目之精明者。為魄。氣則魂之謂也。淮南子曰。天氣所魂。地氣為魄。高誘注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性情也。約情合性為聖人。載營魄勿滑而魄為仙人。故曰。輕清者魂。從魂升。重濁者魄。從魄降。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廣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衆人以魄攝魂。聖人

以魂運魄。蓋魄之藏。魂拘之。魂之游。魄囚之。魂晝屬目。魄夜屬肝。寓目能見。含肝能夢。故魂能知來。魄能藏往。

蠶治通用

治容澤澤。太平廣記引之。作蠶容。蠶。左傳。女惑男曰蠶。國語。蠶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蠶黠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蠶媚。中韓鮮明。五臣注。作治媚。馬融廣成頌。古治字。作蠶字。可證。傳教舞賦。貌嫵妙以妖蠶兮。紅顏輝其楊華。注。妖蠶。淑蠶也。或者作蠶。人姓也。詳希姓錄。又三蒼并干寶易注。治。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水同志。故治字从冰。女之蠶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治也。

利者義之和也

懣刀貴割。而聲尚和。利刀貴斷。而字從和。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先王制器尚象。因文立政如此。

閭戶之謂坤

朱子曰。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魏鶴山云。周易備三易之義。閭戶之謂坤。即歸藏終萬物。始萬物。盛乎艮。即連山也。

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漢紀引易。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朱子本義云。立下疑有闕文。蓋使人深考而自得之也。

鼓舞

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以立動。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人在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周公所以有類。而吳起吮卒。王翳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舟楫之利

地之勢。盡矣。而舟以爲車。楫以爲馬。地之勢雖盡。而人之行也不盡。陸之途窮矣。而川可以涉。水可以浮。陸之途雖窮。而人之行也不窮。此予少時易義中語也。漫記之。其亦曹翰之舊戰袍乎。

俗儒泥古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文子引老子之言曰。天下幾有常法。或當於世事。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即可正治矣。又曰。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于禮樂。制法而不制于法。故曰。可道非常道。焉呼。斯言也。其識時務。達治體之深者乎。後世如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蘇綽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其時非也。澤靡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傳。愚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而張橫渠必欲行井田。胡致堂必欲復封建。幸而不用。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甚者謂肉刑可用。民兵當立。不祭墓而止。設主。紛紛之議。皆泥古之過也。近日有謂婦女不宜傅粉。弓足。酒器不宜用銀鍍金。及仕甫通顯。素履蕩然。此又時禮發金椎之塚。猿猱衣周公之服者。尤可惡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傳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鮑景翔曰。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魂心動則汗生。欲心動則精生。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地六成之。如上天同雲而雨。雪。至地則六出。六爲陰地數也。凡雨露之點。亦皆六出。但碎而不可見耳。太陰元精石皆六稜。是其證也。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大傳。制器尚象。取諸離。取諸益。取諸噬嗑。取諸乾。取諸渙。取諸隨。取諸豫。取諸小過。取諸睽。取諸大壯。取諸大過。取諸夬。凡十三卦。而乾坤合爲一。而不分。朱漢上云。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至秦始取衣裳離之。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豈非服妖之大乎。昔人謂禮失求諸野。今豫川苗寨多衣統衮。上下相連。猶是古法。字作曉裙。解云。南夷關頭衣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安公石作易圖。此解極爲超邁。自唐宋諸儒。未有是說也。朱子嘗有一半逆一半順之疑矣。而終未能自決之也。公石之說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爲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往者順。蓋因下句而並舉之。非爲易有數往之順數也。公石於經妙契。超詣有如此。趙子崇爲予言此。惜未見其金也。予謂解聖賢之經。當先知古人文法。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省彼者。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顏子固未嘗用也。易曰。樂則行之。憂則遠之。潛龍固未有所謂行也。治則進。亂則退。伯夷固未嘗進也。皆因此而援彼也。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稷未嘗三過門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未嘗躬稼也。洵之以風雨。風無潤也。暖之以日月。月無暖也。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牛不可言匹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馬不可言造也。皆從此而省彼也。故必曉古人文法。而後可以解聖賢之經。噫。安得起公石于九原而語此哉。慎謂易貴自下而上。圖自右而左。故曰逆數。凡上下下曰順。下上曰逆。左祖右曰順。右祖左曰逆。史稱伏羲太昊氏。太昊。春也。邵子以易配春。大戴禮言伏羲氏以木德王。畫卦自下而上。即木之自根而幹。幹而枝也。其畫三。木之生數也。其卦八。木之成數也。重卦亦兩其三。八其八爾。木行春也。春貫四時。木德仁也。仁包四端。伏羲所以爲羣聖首而易爲五經之源乎。

大赤

說卦廣八卦之象。爲大赤。按明堂位。商之大白。周之大赤。皆旂名也。左傳。分康叔以少帛旂。爲大赤。注云。大赤通帛。周禮。案路建大赤。以朝。木路建大麾。以田。

粵卽華

說卦。爲爲粵。粵之爲言布也。震於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華。蓋花之帶也。詩凡華。字皆叶音華。是其證。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卽瓊華。華與藻相對。尤可證也。

爲宜髮

異爲宜髮。注。髮早白也。宜轉第三聲同蒜。今俗謂少年白髮曰蒜髮。

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

坎中一畫即心體故八卦惟坎有孚惟心亨。心居中虛。于坎可見。然心腎皆屬坎。水火未嘗離也。今人以素問所載坎離為心腎。在坎言心亨。又言心病於木亦為堅多心。而離不言心何也。愚謂中學象傳。柔在內而剛得中。柔在內者中虛信之本也。先儒云。天下惟一無對。惟中無對。坎離無對中也。乾坤無對一也。中孚無對。以其似離。小過無對。以其似坎。又曰。中孚是大底離。又曰。中孚是雙夾底離。以此推之。離雖不明言心中虛之義。該之矣。

坎為心。離亦為心。坎中實。心之體。離中虛。心之用。宋儒所謂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也。坎為耳。離亦為耳。鼎黃耳。噬嗑上爻滅耳。象傳云。聰不明也。聰之不明。視之不聰。耳目同用也。列子所謂能以耳視而目聽。此非深於易者孰能知之。

艮三爻屬震心。即心病也。以其互卦有坎。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恐則甚於憂。故為加憂。訟之有孚。望惕中。即加憂也。加憂即心病也。艮之屬震心。以互體有坎也。水藏於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為恐。恐則傷腎。故為耳痛。氣陽運動常顯。血陰流行常幽。血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坎為血卦。王萬里時思耳痛。魏文靖公勸以加背墮鹿茸煎附為劑。且言此藥非謂虛損。易中坎為耳痛。是經中已著病症矣。竟即之而良愈。愚謂深明乎易。不必讀素問及五運六氣。可以為醫矣。昔人乃云。注本草誤殺人。而注易誤無害。豈知此理哉。

為心病

莊子云。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或問。坎為心亨。而此曰心病。何其反也。曰。有孚則心亨矣。加憂則心病矣。心一也。應用之何如耳。孚之亨也。是盈科而進也。成章而達也。泰宇定而天光發也。憂之病也。是孟所謂飢渴害心者也。為心之茅塞者也。莊所謂萬物撓心也。為性之羣雀者也。又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順其資。其加憂之說乎。又曰。室無空虛。則婦姑教辭。心無天遊。則六鑒相攘。其心病之說乎。故曰。心當實以理。不當實以欲。又曰。心欲有所主。不欲有偏主。噫。盡矣。哲矣。

坎為盜

說卦。坎為盜。項氏謂月行于夜為盜象。此言最善。義。余弟用敘。少時從魏雪谿講易。至此。魏以項氏之說解之。用敘曰。盜可配月。則天是竊主。星辰皆指模矣。其言雖戲。亦有理。今按。坎為險。為難。人事之險難。莫如寇盜。解曰。致寇至。而文官云。作易者其知盜乎。解下卦為坎。坎之為盜。象明矣。坎之為卦。外陰柔而內剛。狠有穿穴。險墮乘墮伏非之狀也。又況坎為隱伏。隱伏非盜而何。

為妾為妾

說卦傳。兌為妾。為妾。晁景迂曰。羔為養無家之女。行貨炊爨。又賤于妾云。致飾然後亨。

鄭元音亨獻之亨。許兩切。

井道不可革

後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改水即井道之革也。

謙輕而豫忘

意。虞氏本作怡。國語。范蠡曰。得時無怠。時不再來。來者。又言台。

天地之道浸

易傳。剛浸而長。陰符。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列子云。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又曰。運轉不已。天地密移。時變之哉。孔子曰。日夜無隙。邱是以徂。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近崑山魏子曰。人之苦于寒也。而暴得暑。苦于暑也。而暴得寒。亦豈不快然于心。信爾造化之元氣索矣。此粗心快于繼者也。惟夫天地密移。續也。而人不知。承也。而自相制。故能保合太和。此猶用心精而善於繼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說苑。江以遠運。故能永。山以陵運。故能高。學以漸漬。故能進。人以涵泳。故能榮。亦此理也。

憶憶往來係於金梔

憶。丈家切。京房作。又作憶。梔。古文作。

升菴經說卷二

百姓以下尚書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姓。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協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庶。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有民庶先於諸侯者哉。舜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此二句。向之句讀。以如喪考妣為一句。三年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爵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此當時君喪禮制。如今大行遺詔。非百姓四海不由上令而自為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書曰。百姓有過。又曰。非敵百姓也。是時則人皆有姓矣。故指民庶亦曰百姓。

四岳爲一人

孔平仲以四岳爲一人。通爲二十二人之數。余深然其說。以漢書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注云。五更。知五行者。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書內有百揆四岳。以四岳爲四人。則百揆亦須百人矣。劉珥江泰之曰。五官中郎。未聞五箇。四門博士。豈是四人。余曰。今翰林有五經博士。欽天監有五官掣壺。亦只一人。益信孔平仲之言矣。

陟方

陟方乃死。家語作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以方爲方岳。正與國語舜勤民事而野死之文合。而文義亦順。今注以升遐訓之。又與下文乃死重複矣。左思吳都賦。梁帳豈有陟方之館。行宮之基。與以陟方對行宮。蓋以爲天子巡狩事也。亦與國語家語合。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皋陶之謨。但以罔憊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周公可矣。

舜七始詠

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尙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郊祀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近於傳會以予考之此言聲律音韻是一類事但漢書注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卽所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汗簡錄古七始誤夾始蓋古文七作泰泰與夾相近而誤猶可驗史氏之說爲是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於西域胡僧又可知予特表出之孟康云七始者天地四時人也此說乃意料之言

四載

羅泌四載說云。許叔重注淮南子云。水宜舟。陸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楫。孔安國云。水舟陸車。泥楫山櫟。而夏本紀云。泥乘橇。山乘櫟。橇。尸子作橈。祖芮切。櫟。音櫟。河渠書云。山卽櫟。溝洫志云。山卽拘。諸儒皆以櫟爲邱遙切。此意言之。音橇爲範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櫟。澤乘輶。爲不同。尸子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楫。行山乘櫟。行沙乘軌。櫟與輶同。力追切。楫與輶同。勑倫切。尸子之說。蓋得其傳。櫟非輶也。宜音楫。險所乘者。櫟與輶同。卽輶也。當讀如濟渚之渚。其音作橋者。殆櫟之轉音。如淳云。輶以板置泥上。通行。輶以鐵如鉅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輶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爲履與板矣。輶。軌。輶。輶。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爲之云。行塗以楫。行險以楫。行山乘櫟。行沙乘軌。塗。泥也。楫卽輶也。輶也。輶也。狀如長狀。穿程前後。著兩金而闌軸焉。其狀庫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楫卽輶也。如晉人登山履。今人之腳遊中用木。故字從木。上係用繩。故字從彡。下用錢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輶卽輶。與周禮軌車同制。如今

之登山輜以人拽繩爲索上聲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軌車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總名之曰四載云

· 化
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眞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卽伯益眞成卽直成也

元首義勝截

脞徐邈韻作瑣

禹九州

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蓋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窵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滅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者皆可得而考也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畧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於此矣揚不言南青雍不言北則以其境接蠻獫狁提封叛服不常乎

兩碕石

夾右碣石入于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里左碣石在高麗唐書云碣山在漢樂浪郡遼城縣長城起于此山

● 栗棘

鳥簞切。說文山桑有點文者。引詩其顰其柘。國語顰弧箕服。孔氏書注食顰之蠶。絲可以絃琴瑟。顰史記作會。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績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績之採。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

厥土赤埴

市力反土黏曰埴鄭元音熾孔穎達曰埴散音義同

塗泥

塗音怕平聲地泉濕也。東方朔傳伊優牙老栢塗。解云塗者洳漸澤也。可知其音矣。

沱潛

潛一作潯江源有鄧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

枯柏

杣勑循切木名。又作櫟。毛詩義疏云。杣。櫟。漆相似如一。幹。柘也。可爲弓。幹。栝古活切。卽檜也。柏葉松身。

籥箛拈

值、求阻切、章昭、一名聆風、籍、音、路、楷、音、戶。

書解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於理、尙書注、怪石之貢、以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璧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是禹爲牛僧儒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是以聖人爲品水圖、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爲舜塗廬、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謂書思之皆可發一笑。

禹貢彭蠡

東匯澤爲彭蠡一條、集傳謂經誤、吳草廬已辨之矣、近又見邵二泉、魏莊渠、二說、尤足相發明、今錄於此、二泉云、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浸、無仰共入、而有賴其退、彼不退、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潯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難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云、實亦云、魏莊渠曰、禹貢東匯澤爲彭蠡、無仰于江漢也、噫、胡不求諸禹未疏鑿以前耶、江右山勢四盤、衆水同出、彭蠡爲口、形則高仰、非得江漢外水關之、還能瀦而後泄耶。

北江

朱子曰、洪水之患河爲甚、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官屬之往者、亦未必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流、而不知彭蠡之源爲其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北江、無足怪者、○吳幼清曰、漢水南入于江、乃循江北岸東行、爲江之北、而入于海、夫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於江、兩相匹配、其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於海、必以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漢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三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瀆、一瀆也、其二江瀆、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也、江漢勢體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派其入海之實、故於海於江並言入海而爲瀆也、若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於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江之後矣。

中江

吳幼清曰、東匯澤爲彭蠡、舊本誤在導漢條、南入于江之下、解說不通、遂至紛紛異論、今正其錯簡、諸儒之疑可釋、而辨亦可息矣、江與彭蠡合流之後、凡千十里入海、江之入于海也、必曰爲中江何也、蓋禹貢以江漢共爲一瀆、漢分江之半爲北江、故江不得專江之名、漢爲北江、則江當爲南江、然循南江而岷

有彭蠡湖水、若曰南江、恐疑爲湖水而言、指以江水行於湖水漢水之中、故曰爲中江也、○按此二節、簡明、可息紛紛之說、與考定武成同功矣。

敷淺原

敷淺原、孔安國以爲博陽山、非也、通典云、蒲塘驛、漢歷陵縣、有敷淺原、驛西數十里、有望夫山、蓋望敷淺原耳、猶望江、望都之例也、地志以婦望征夫、說之蓋妄臆矣、今山下近村、猶以敷淺原爲名、斯得之矣、今崇陽縣西二百二十里有雲谿山、峻峭、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

陽鳥攸居

日之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關關十三州記曰、不言人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史記夏禹紀、作道荷澤、被明都、案鹽明都、晉孟豬、澤在梁國睢陽縣、周禮又作望諸。

肅慎來賀

肅慎、來賀、注云、海東諸夷、助之屬、助、扶餘、野、靺鞨之屬。

重光

馬云、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日冬至、日月如疊、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漢樂府有日重光、月重輪、星重輝、海重潤。

三腰

地名、今之定陶也。

桑穀共生

穀、音、梅、木名、皮可爲紙、王羲之傳、窮萬機之皮、是也、其、音、拱。

東陵西陵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今巴陵有道士洲、地志、卽古之東陵、莊子、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蓋據波瀾、以濟其姦凶、其地至今猶爲盜巢、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九江不在潯陽明矣。

教化

材生於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篇、方今失其行、今文作厥道、接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衍既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衍、人之履行、足行、當作衍、見龜策傳。

子由論書

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通。此深得經旨。余特表出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

君卿篇首曰。君弔。弗弔。天降喪于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哭項羽。曹操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秦頗閱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閼天。秦頗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

三公

古之三公。論道經邦。後世三公。則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唐史所云。禁聲伴食。宋代所云。敘述縮手者。居之。張禹。孔光。李膺。曹暉。由此其選也。漢唐以來。三公濫受。莫甚於宋之宣和。所授非人。固不待言。而名體有未正者。蓋鄧王肅王輩爲之。是以子爲師傳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傳也。近代又以十三身襲富平侯及平生不讀半行書者爲之。不知何道可師。何德可傳。何功可保乎。

又

尙書。太師。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保。地公也。太保。人公也。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雲霜不降。責在天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後漢張角作亂。稱天公將軍。人公將軍。蓋亦竊古義也。

不克見聖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讎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庶言同則釋

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釋。

君牙

夏商兩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資。禮記注中所引也。鄭元曰。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祁猶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按鄭元讀惟曰怨爲一句。資冬祁寒爲一句。資與今書文咨異。

伯問與伯景同

伯問。說文。問作舉。唐杜佑奏省官疏云。伯景爲太僕。今太僕卿。忽郎郎中。尙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景也。問與景。古同音字。亦相借耳。

爲善最樂

齊云。民訖自若是多盤。注云。民之行已。盡用善道。是多樂也。東平王蒼曰。爲善最樂。周公曰。心逸日休。內

典云。爲善最樂。種種快樂。亦是此意。

殊

丁角反。伏生書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男子割去其勢。與殊去其陰事同。婦人幽閉於宮。使不得出也。

徐戎並興

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亂。此戎夷。帝王所翦厥。錯居九州之內者。秦始皇遂出之。○此事惟孔安國傳有之。始皇此舉。高於西晉武帝矣。

杜乃獲敵乃罪

獲。捕獸機檻。罪。陷地捕獸。杜。一作敵。敵。乃結反。

數乃甲冑數乃干

數。力彫反。簡也。數。居表反。治也。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算字。近俗本改祿作算。而俗士不知算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算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妄改作先算其命也。他如糾若畫一通鑑。改糾作較。不知糾。糾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帷。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聊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